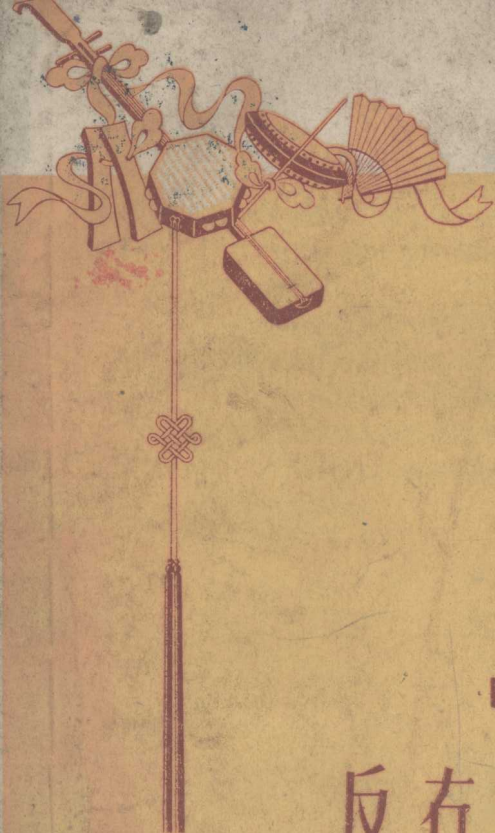




曲艺

反右倾鼓干劲

一木、向阳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反右傾鼓干劲

一 木、向 阳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167

开本 720×1040毫米 1/32·印張 1 1/4·字數 22,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号：T 10099·817

定 价：（5）0.1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三段相聲，一段數來寶。

“反右傾鼓干劲”將右傾情緒和右傾思想的一般表現作了具體揭露；

“業餘活動家”對工廠中某些青年工人在業餘時間不好鑽研業務，不參加正當的文娛活動，作了善意的諷刺；

(1) “優秀售貨員”具體形象地介紹了一個售貨員，由不熟悉售貨工作到工作得很出色的過程；…… (2) 業餘活動家

“行行出狀元”熱情地歌頌了青島市幾個先進工作者的先進事跡。

(3) …… (4) 業餘活動家

目 录

- 反右傾鼓干劲(相声).....(1)
- 业余活动家(相声).....(6)
- 优秀售貨員(相声).....(18)
- 行行业业出状元(数来宝).....(27)

反右傾鼓干劲

(相 声) 应 答 以 後 雖 然 不 能 甲

一 木、向 阳

乙：您近来又在研究什么学问？

甲：我研究医学。

乙：您研究内科还是外科？

甲：脑袋科。

乙：有这么一科吗？

甲：有！我这科专门治脑病。

乙：您专治大脑炎？

甲：不。

乙：脑充血？

甲：不。

乙：噢，专治大头翁。

甲：哎，这回……，

乙：对啦！

甲：更不对。

乙：您到底治什么呀？

甲：我专治脑不疼。

乙：廢話，腦袋不疼还用您治。

甲：疼倒好治，就是这不疼的最难治不过。

乙：怎么？

甲：这种病名叫“脑不症”。

乙：噢，这种病人，全是歪着脑袋。

甲：不是歪脑袋，是得这种病的人，满脑子都是“不”字。

乙：“不”字？

甲：啊，有这种病的人，遇到什么问题都加一个“不”字，你明白啦吧？

乙：我还是不明白，您详细介绍一下吧。

甲：这种人哪，他是：工作不起劲，学习不积极，干劲不足，上游不爭，不相信大家，不团结同志，不重视集体，不愿意协作，不看伟大成就，不看有利条件，不虚心，不考虑，不克勤，不克俭，不节约，不算计，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不爭气，不吃苦，不上进。凡一切不急不爭，不前不进，不鼓劲等症尽皆是也。

乙：嗨！这病不轻啊！

甲：这仅是第一种现象。

乙：怎么？还有哇？

甲：有，这种病的另一种反映，是“没”症。

乙：啊？这，这脑袋瓜子里边还长霉啊！

甲：还生蛆呢！我说的是没有的“没”。

乙：那您还得詳細地說說。

甲：这种人是：沒革命意志，沒冲天干劲，沒刻苦思想，沒鑽研精神，沒远大理想，沒蓬勃朝气，沒乐观主义，沒群众观点，沒干劲，沒鑽劲，沒信心，沒决心，沒毅力，沒魄力，沒勇气，沒志气，沒壮气，沒胆气。凡一切沒上沒下，沒輕沒重，沒急沒緩，沒出息等症尽皆是也。

乙：好嘛！这症候更厉害！

甲：是不輕！得了这种病的人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变成了前进路上的障碍，这种病的病名叫“右傾病”。

乙：噢！

甲：得这种病的人，他看不見成績，夸大缺点，害怕困难，失去前进的信心，陷入右傾泥坑不能自拔，如不找本医治疗，后果不良，前途危險。

乙：这么一說您对这病很有研究。

甲：那当然是啦。

乙：經您手治好的一定不少吧？

甲：我还没开张哪。

乙：吓！吹了半天，敢情还没开张啊！我看您呀，这一辈子也开不了张啦。

甲：怎么？

乙：您想啊，誰得了这种見不得人的病，也不能滿市街去嚷嚷“我有右傾，我有右傾！”

甲：不用他自己說，我就能看得出来。

乙：怎么能看出来哪？

甲：这种人表情不一样，他是唉声叹气，无精打彩，多
— 憂善慮，萎靡不振。我这么一打量，就能把这种病
人找出来。

乙：那好办，您瞧瞧台下哪位同志有这种病？

甲：好哇，我来瞧瞧。（指台下）就那位。

乙：怎么？他是“不”症？

甲：不，人家是热情高涨。

乙：我看得这样病的人不多。

甲：当然不多，极少数极少数，可是也有，你看那位。

（指台下另一方）

乙：怎么？“没”症？

甲：不，人家干劲冲天。

乙：我看这场合里没有。

甲：有哇！刚才我还看见他来着，等我再仔细找找。（自
台下转向乙）瞧瞧，这不是真叫我找着啦。

乙：谁呀？

甲：就是你！

乙：啊？我？我怎么单得这么个倒霉的病啊，怎么办
哪！（难过万分）

甲：（对观众）瞧瞧，不指出来，他还不暴露哪。

乙：嘿！亲爱的大夫，我的医生！请允许我再三的恳求
您，我的大夫，救救我吧！

甲：瞧这毛病，来！我给你诊诊脉。

乙：（把手伸过去拟作诊脉状）请您诊脉。

甲：把手拿回去！把脑袋伸过来！

乙：啊！診脉有診脑袋的嗎？！

甲：你还不相信我？那你就甭看啦！

乙：好，我相信您。（把脑袋伸給甲）

甲：（摸乙头頂）哎呀！

乙：（非常惊讶）怎么？

甲：你这脑袋冰凉啊！

乙：噢！

甲：这就是“右傾症”的特征。凡是头脑发凉的人，必然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热情，对任何先进事物都抱着冷淡的态度。

乙：嘿，大夫！我这病得吃什么药哇？

甲：不用吃药！

乙：那怎么治呀？

甲：我告诉你几句格言，时刻記在心里，这病自然就能好轉。

乙：是。

甲：你要事事听党的話，处处政治挂帅，思想領先，克勤克俭，忘我劳动，別怕吃苦，別怕困难，迎头赶上，方为不晚。时刻記住这几句話，你这病准能很快的好啦，精神自然振奋，干劲必然鼓起。这样，我肯定你会在短時間內創造出优良的成績。

乙：我謝謝您啦！我給您多少診疗費呀？

甲：甭給錢，回去給我写份檢討来吧！

乙：啊！

业余活动家

(相 声)

向 怕

甲：（生气地站立不語）

乙：你这是跟誰生气呀？

甲：心里不痛快。

乙：因为什么呀？

甲：您說我們工作完了玩一玩儿，换换脑筋总可以吧。

乙：那当然可以啦。

甲：不行，管閑事的不叫你玩儿，你要一玩儿，他們那意見多啦。什么不要命啦，不正当啦，不應該啦，不合适啦，不象話啦，不对头啦……

乙：你还有完沒完？

甲：不是我沒完，他們这意見太多，十天也說不完。

乙：到底因为什么呀？

甲：就因为上大烟囱。

乙：上大烟囱？

甲：对啦。

乙：我明白啦，你們厂的大烟囱出了毛病啦，你上去检

查检查。

甲：您說的是那座好烟囱，正用着的那座。

乙：那么你說的哪？

甲：我說的是那座用不着的，閑了好几年要拆还没拆的那座。

乙：噢，旧的，那你上去干嘛呀？

甲：沒告訴您嗎，換換脑筋，業余時間玩一玩嗎！

乙：这可是新鮮事，要是个不留神摔下来不就完啦。

甲：摔不下来，我从小就爱下井爬牆的。这有什么关系，把着烟囱扶手，我比猴还灵，我一边唱着——一边往上上。您听吧，那些爱管閑事的在下边这通嚷嚷啊，这个說：“小刘！下来呀！”……

乙：人家不叫你上，那你就下来吧。

甲：我說：“你管不着这一段儿！我每天不迟到，不早退，按日完成計劃啦！这是業余時間，業余活动！用不着你們干涉！”

乙：你这是什么話呀？

甲：那个說：“小刘！別上啦！危險啊！”我說：“不危險我还不——上哪！”我要鍛炼大无畏的精神，到了烟囱頂上，我还要留詩一首！

乙：你还要留詩一首？

甲：对啦，我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小刘到此一游。”

乙：这是詩嗎？

甲：是詩不是詩我不管，反正是为了紀念我这种頑强和

勇敢的精神。

乙：这没有什么必要。

甲：上到半中腰我往下一瞅，嗨！人都变成这么小啦。（比作一般人的一半）再喊什么我也听不明白啦，气的大家也不盯着我啦，也不喊啦，全都蹲在烟囱根上等着我。我心里说：等就等吧，反正我准知道愈上愈高。

乙：多明白呀。

甲：您说也怪，哪几天总是干什么也不顺心。

乙：怎么？

甲：刚刚上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就觉着我这脑瓜和锤子扎一样，接着我这脑瓜就肿起来啦。我往四下一看可了不得啦！

乙：出什么事啦？

甲：好几只大蜜蜂全朝我来啦！嗡——叭！哎哟！嗡——叭！哎哟！

乙：瞧瞧这不是自个儿找罪受。

甲：我心想整个三口两口的也就算啦，大蜜蜂总能原谅我。谁知道愈往上上愈多，我一抬头，我的妈哟！上边十好几窝，全在那儿等着我哪，我赶紧往下。

乙：我看也不能上啦。

甲：下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这眼也小啦，鼻子也歪啦，嘴唇也翻起来啦，腮帮子也厚啦，头也大啦，手也

蜷不了啦，胳膊也弯不了啦，就有一样使我心里还痛快些。

乙：哪一样？

甲：下到地上，大家全不認識我啦！

乙：叫馬蜂螫的全变了模样啦。

甲：下边人說：“喂，您这位同志……姓……？”“我……姓馬，姓馬。”“您沒看見小刘嗎？”“哪个小刘？”“就是我們組那个挺皮挺皮的孩子，挺瘦，大眼睛，十八九岁。”“噢他呀，看見啦！”“在哪呀？”“他在頂上围盘上坐着哪，我叫他下来他不下来，他說：‘你們別等他啦，上边挺好玩儿，三天两天不准下来啦。’”

乙：他还說硬話哪。

甲：有一位同志問我：“您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建筑公司在上边測量地形……”說完我赶紧溜啦，一直奔了保健站啦。

乙：上保健站干什么？

甲：馬蜂螫的难受我得去看看哪。到那儿把大夫吓了一跳，一边检查一边問我怎么弄的。

乙：你怎么說呀？

甲：我哪能告訴他上烟囱叫馬蜂螫的呀，不管他怎么問，反正我是一口咬定“不知道”，大夫急的在屋里团团轉，最后他才拿起鋼笔在我的病历表上好弄的写了个病名，我一看就乐啦。

乙：什么病名？

甲：无名肿毒。

乙：真有意思。

甲：又給我开了点解毒药，歇了三天病假，把生产也给耽擱了，您說倒霉不倒霉。

乙：那怨誰呀，你要是不上大烟囱也就沒有这事。

甲：我們业余时间就不能玩一玩？

乙：你玩，玩正經的呀！下棋，打乒乓球，看电影，看戏，看看工人业余文娱表演……

甲：快別提业余表演啦，一提起表演来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乙：怎么？节目不对你心思？

甲：我不是說人家演的不好，我是說我表演的经过。

乙：噢，您还会表演？那太好啦，明几个我們厂开晚会，无论如何得把你請去。

甲：可以可以！

乙：你表演歌舞还是曲艺？

甲：我不会那些。

乙：你表演戏剧？

甲：我对于戏剧更不熟悉啦。

乙：那你到底表演什么？

甲：連我也不知道我那一項是属于哪一类，反正业余时间玩一玩嘛！

乙：是不是杂技呀？

甲：对，对啦，可能是杂技。

乙：杂技太好啦，惊险、风趣，真功夫。

甲：这么一說您挺内行。

乙：懂得点就是啦，你表演什么节目？

甲：“仙人摘果”，您瞧见过嗎？

乙：沒……沒有。

甲：我表演这节目，一般地都在中午，大家吃完了飯正休息的时候。

乙：那更好啦，活跃职工生活，調剂同志們的精神，你說說怎么表演？

甲：这么表演：“同志們！都瞧着啊！这是一把鉄火鉤子，这是电灯灯头。我現在，手上不帶橡皮手套，脚下不穿胶鞋，把火鉤子戳到灯头里去，咱們是身不发抖，面不改色，身上过上电就和沒过一样。請注意啦，走——”

乙：就表演这个？

甲：怎么，您試驗試驗？

乙：我，我沒这癮。我說你这身子骨什么材料制造的？

甲：肉的！

乙：肉的人家全过电，你怎么不过电哪？

甲：沒电。

乙：沒电？

甲：这是和您說沒电，他們大家可不知道沒电。

乙：怎么？

甲：为了表演，我事先早就把电闸拉开啦。

乙：我说的哪。我看这种表演没什么意义，同志们不能欢迎。

甲：欢迎不欢迎我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欣赏水平太低，领会不了是真的。

乙：那没法领会。

甲：那一天也是晌午，吃过饭正休息，好几个小徒弟在那儿研究技术，我可得了表演的机会啦。“小伙伴们！先别研究，我给你们来个精彩表演！”我手里的火钩子还没往灯头里戳哪，哈哈！他们就害怕啦。“噫……这玩艺太危险，乱动电气叫上级知道要受处分，我们不看！”

乙：那你就甭表演啦！

甲：那哪儿行啊，他们愈是不敢看，怕危险，我这心里才愈高兴哪。“……把火钩子戳到灯头里去，咱们是身不发抖，面不改色，身上过上电和没过一样，请注意啦！走……”（学触电状）

乙：怎么啦？你怎么说话直打哆嗦呀？

甲：没什么，叫电过的。

乙：啥！你不是把电闸拉下来啦吗？

甲：光顾了表演，我忘啦！

乙：瞧瞧这有什么好处。

甲：有好处，收获不小。

乙：这还有什么收获？

甲：我知道叫电过上不大好受。

乙：多明白呀。电力再强一点，非要你的命不可，象你这年轻的小伙子别净胡琢磨，多学点技术才对。

甲：快别提学技术啦，我倒想学，可是人家不教哇。

乙：这我可不大相信，在旧社会里，当师傅的是保守，他怕教会了你，他的饭碗砸啦，新社会可没有这种人。

甲：有！我们厂那个大老张你知道吗？

乙：哪个大老张？

甲：就是开起重车的那个老张。那人保守的厉害，我进厂学徒一年半啦，站在起重车边上看，他一声不言语，可是要想动一动起重车，那是半点门儿没有。

乙：豁着一年半你还不会开？

甲：别说开啦，连油门在哪儿，我全不知道。

乙：那他怎么不教你呀？

甲：我们俩不一行，上级分配我学铁匠活儿。

乙：这不是废话。

甲：其实不一行也没关系呀，我愿意学，他愿意教，背着上级私下里订个合同不就行啦。

乙：没听说过。

甲：有一天我实在整不住啦，大老张正在那儿吊箱子，没吭声我就上了车啦，他一看是我，真没想到对我说的那个话特别客气。